

# 窺豹一斑 嗜鼎一臠

## 談宋版圖書的策展思惟

吳璧雍



《儀禮要義》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徽州刊九經要義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常建詩集》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觀」是一個以北宋藝術與文化為主軸的展覽，圖書文獻處參與其中，理當以北宋古籍為主角，可惜故宮雖擁有宋版書二百部，但可確定為北宋刊本者十分有限。其實就全世界各地收藏中文古籍的圖書館而言，北宋刊本也相當罕見。因為眾所周知，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汴京淪陷，不但國子監的書板全被劫掠一空，汴京一地的私人藏書和書籍鋪也不得倖免，即便當時能留存下來，在千年歲月的侵蝕銷磨中，也早已寥若晨星。因

此，本特展在選件時，除了盡出院藏所有少量的北宋刊本外，對南宋刻本的選擇就得費些心思，除了盡可能擇選和北宋印本有關聯的圖書外，其在版本學或印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書籍，絕對是考量的方向之一；當然，展場空間的大小也影響了選件時的思考，以目前所規劃的特展室，其實可擺放的展件並不多，今選二十八種，難免有遺珠之憾，但也已經是極限了，希望藉此少量的圖書尚能窺得宋代在中國雕版印刷史上所開創的典範。

展覽以四個單元呈現，即所謂：稽古右文——官府刻書；士人印本——詩禮傳家；洛陽紙貴——書坊牟利；廣結善緣——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宋乾道三年（1167）徐藏江陰澱江郡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釋文尚書註疏》宋慶元間（1195~1200）建安魏縣尉宅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集費印經，要表達的是，宋代各階層對此一新興工藝的熱衷。因為雕版印刷術雖然肇始於中唐，奠基在五代，但入宋以後，由於科技的進步，使造紙、製墨及印刷技術獲得相應的改良，加上宋人重文輕武、好佛參禪，所以儒學經典、科考用書與佛經的雕印極為盛行，是宋代擴張文化事業的基

礎，雖然流傳至今已寥寥可數，但此二十八種應該都有足夠的代表性，而且多能明確的提供刊刻的時間、地點或主其事者，這是最難能可貴之處。再者，書在八、九百年的傳承過程中，老化、殘破、脫落在所難免，故品相良好也是選件時的要件之一，比較令人遺憾的是，紙質的書，經漫長歲月的流傳，往往為了修護而不得不改變裝潢，以致今日所見皆為線裝，至於宋代時候的裝潢面貌如何，大概只能從文獻記載上去想像了。

四個單元中，個人覺得比較有趣的是第二個單元，即所謂士人印本這一類書籍。因為宋代以文章取士，士人一般都相當珍惜自己的著述，當然也重視前賢著作，故當雕版印刷術盛行之後，此一新興工藝即為士人所利用，有傳世流芳之意。從文獻上顯示，北宋時已有士人雕印自著或刊行前賢著作的現象，即所謂家刻本。到了南宋，士人印書的現象更為普遍，多半還利用其個人或子

姪孫輩任官期間，出資雕印，這是基於光大祖業及克紹箕裘的用心，所以對書籍底本的選擇與校勘，相當謹慎，刊刻的品質也十分精良，譬如此次展出的海內外孤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便是作者徐兢之姪徐戴在江陰軍主持學務時，惟恐其叔之出使記湮沒不傳，故刻印紀念；而書中所記高麗諸事提及高麗青瓷和汝州所產瓷器，又正與此次特展中之汝窯相契，這也是該書成為必選的原因。《儀禮要義》一書亦然，是魏克愚知徽州時所梓印，有宣揚父親魏了翁一生著述之用心；《王荊文公詩》則是李壁被貶謫至江西撫州時，因讀王安石詩有感，加以疏注，進而對身為撫州人的王安石產生一種微妙的孺慕之情，遂於嘉定七年（一二一四）由門人李西美為之雕板成集。這些書從表面上看，有時頗像地方官刻，但精神上卻又洋溢著士人以詩禮承傳的家刻特色，故取名為「詩禮傳家」。

第三單元有關書坊方面的

《常建詩集》牌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無征戰兵

注為日月光

北海陰風動地來  
明君祠上望龍堆  
鬪骸皆是長城卒  
日暮沙場飛作灰

龍鬪雄雄勢已分  
山崩鬼哭恨將軍  
黃河直北千餘里  
冤氣蒼茫成黑雲

因嫁單于怨在邊  
蛾眉萬古葬胡天  
漢家此去三千里  
青塚常無草木煙

常建詩集卷上

臨安府柘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

常建詩集下

宿五度谿仙人得道處

五度谿上花生根  
依兩崖二人尋片雲  
願宿秦人家上見懸崖  
崩下見白水湍仙人彈碁處  
石上青蘿盤無處  
求玉童  
翳翳唯林巒  
前溪遇新月聊取玉琴彈

戲題湖上

湖上老人坐磯頭  
湖裏桃花水却流  
竹竿嫋嫋波無際  
不知何者吞吾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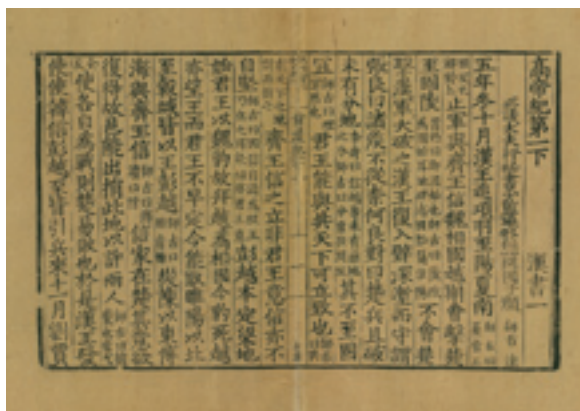


印本，以刊有「牌記」的書籍為第一優先。所謂「牌記」，指的是一種標示版權或商品廣告意義的書坊名號，如《常建詩集》刻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一行，《歷代名醫蒙求》卷末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等字，《附釋文尚書注疏》則在卷一尾題隔行刻「魏縣尉宅校正無誤大字善本」一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除牌記外，更在序末附坊主余仁仲的刻書記，皆是商業競爭下的書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宋紹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坊作風，與官刻或家刻本的趣味完全不同，這也是後世書坊最愛發揚光大之處。至於像《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雖無任何牌記，但由於書名有「婺本」二字，知為婺州所刻。婺州在今浙江金華一帶，是宋朝著名的刻書中心之一，書坊頗多，而此書之特別，除了是海內外孤本外，其書型袖珍，易於攜帶，且標題顯示其為科舉應試之參考書，是一種銷售量雖大卻不易傳存的圖書類型，亦可印證文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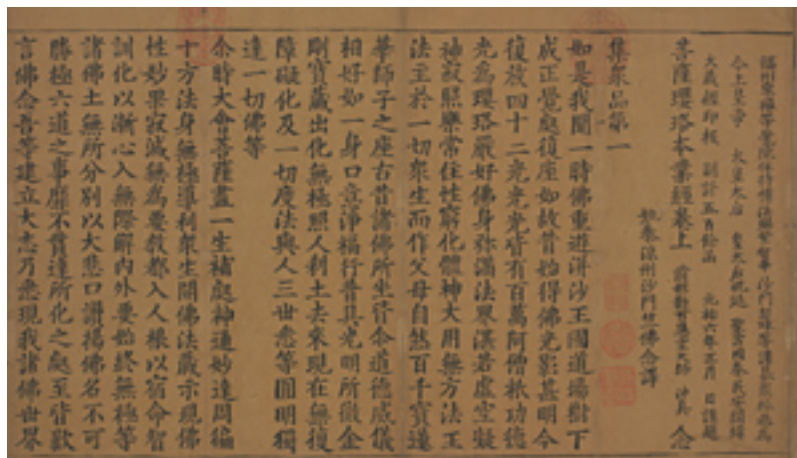
《漢書》宋紹興中（1140—1160）兩淮江東轉運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稱，臣僚屢屢要求禁毀之記載。至於第一單元的官刻本，多為典範意義較高的圖籍，《文選》是唯一的北宋刊本，雖為殘卷，卻十分珍稀。《爾雅》雖是南宋國子監所刻的本子，但已是目前存世最早的刻本，也是天壤間僅存；由於覆刻自北宋監本，而北宋監本又以五代時的首刻為範本，則五代刻本雖不可見，但當時經注刊本的行款如何，或許還可從中窺知一二。《漢書》的情形亦然，宋洪邁《容齋續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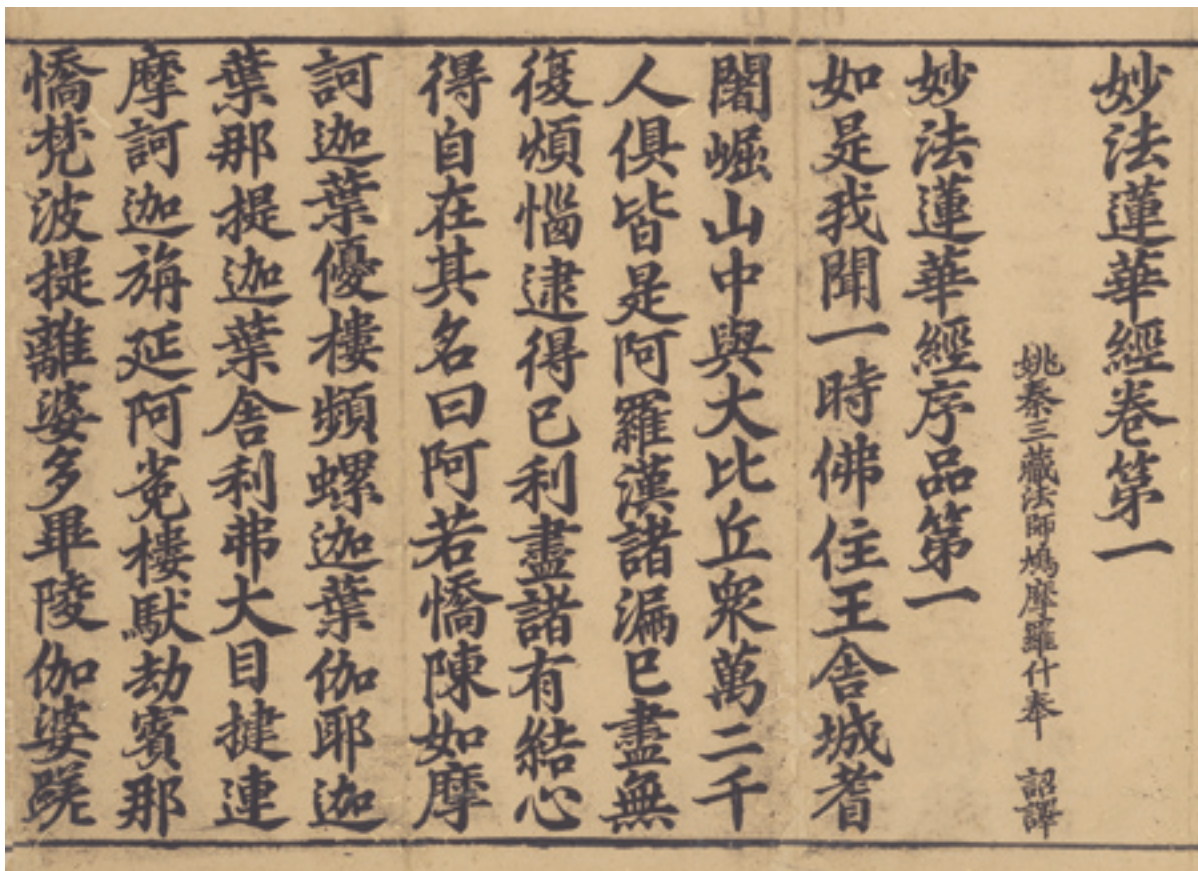


《周禮疏》南宋初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十四《周禮疏》條有云：「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此《漢書》就是洪邁所謂《三史》的其中之一，是南宋國子監委託兩淮江東轉運司所刻，所以有時也稱為國子監刻本；刊刻當時大抵因循北宋舊刻，故北宋刊本雖不存在，其規模如何仍可略知。而這種摹刻北宋本的情形多發生在南遷之初，因為靖康、建炎之亂，東都舊版散失，但士人需書殷切，尤其是經、史方面，故政府就以北宋傳本覆刊，也就是說，將北宋舊本蒙於版上重雕，並不加校改，這樣可以節省人力物力，所以紹興間所刻經、史之書，文字往往同於北宋本。不過，下放地方政府刊刻也未必全用覆刻，像《周禮疏》就是地方政府為方便士人閱讀而



《菩薩瓔珞本業經》宋元祐六年（1091）福州東禪寺刊萬壽大藏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妙法蓮華經》宋刊蘇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將經注與義疏合刻於一本的代表，由於書版每半葉八行，故後世稱之為八行本，這是文獻學上開創性的做法。《周禮》之後，其餘各經也被陸續刊印出來，可惜存世極稀，院藏尚有《論語註疏解經》和《孟子註疏解經》。

院藏佛經方面，以《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年代最早，是北宋開寶八年吳越王錢俶刊本，其次為北宋淳化、咸平間（九九一—一〇〇〇）雕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次為皇祐三年（一〇五四）的《妙法蓮華經》，再次為元祐六年（一一〇九一）的《菩薩瓔珞本業經》，為北宋福州東禪等覺禪院所集資刊行的大藏經之一，這是第一部民間私刻的《漢文大藏經》，但最值得一提的是，此藏經改變了以往卷軸裝的裝幀形式，首次採用經摺裝，而此種新形式竟一直延用到今天，可謂影響深遠。



《妙法蓮華經》卷二扉畫 宋刊蘇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蘇東坡體的《妙法蓮華經》所以入選，因緣於東坡存世法書罕少，雖有南宋書家仿其形，但皆難得其妙，更不要說刀筆之不若書寫順手，故而宋本中少見蘇體本。而此本另一可看處在其每卷前之經變扉畫，構圖繁複，線條質樸，其加邊框的作風，又可上溯至早期單頁佛畫的風格，與一般佛經扉畫不同。

四個單元的劃分是與同事王福壽先生、胡進杉先生及許媛婷小姐共同商量的結果，而王先生為四個單元各命名，以表現不同社會階層的印刷特色，但二十八種書還是有其個別性，這是圖錄撰寫的重點。善本古籍的展覽畢竟和器物、書畫的直觀即知其精彩不同；況且古籍又與今書不同，以區區二十八種，各一、二頁，想要道盡有宋一代的圖書文化，實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但所謂窺豹一斑，嚐鼎一臠，雖不完整，其中滋味或許仍可知之。